



迪化街響叮噠的年貨街，提供許多應景糖餅的批發零售及免費試吃。
(攝影 / Michael Rehfeldt, Flickr)

掀開新春糖餅盒 的「饞意」

撰文 | 楊豐銘

「九、十、十一，你拿了多少顆花生呢？跟爸爸媽媽再數一遍。」久違的好友夫婦換了工作，搬遷至加拿大溫哥華。匆忙中，仍按慣例提前拜年。這次的 E-mail 與往年不同，附上與兒嬉戲的短片，分享他鄉新生活。我細瞧影片中表面凹凸、或白或紅的裹粉花生，咦！那不就是農曆過年的甜食「生仁」（台語）嗎？

吃甜甜，好過年

想起 80 年代小時候在高雄老家，客廳



過年期間的糖餅盒不能空乏，
開盒須滿溢。

電視機前長桌上朱紅五方型盒裡的糖果。因平日甜食或零食都在父母親列管、甚至禁忌的食物內，即便過年暫時解禁，卻僅能接觸到製作粗糙、本錢便宜的零嘴。除了各式花生製品，另有寸棗、糕仔、冬瓜糖、濃濃奶香的白脫糖，以及一種用透明紙包裝，四方長條，紅綠分段有不同水果味的軟糖，或者包梅子多了酸味的圓軟糖。而包著各類堅果的糖果被視為「高級貨」，譬如七七乳加、牛軋糖、南棗核桃糕等，需有客人來訪時才能品嚐。糖餅盒主要是招待客人，其次才是

楊豐銘

前後旅居里昂與巴黎的社會學者。

興趣為跨國／跨文化的飲食活動與親密關係，
例如：珍珠奶茶國際化的機制、台灣法國聯姻夫婦的歷程等。
目前定居台北，正進行有關葡萄酒酒評與農企業的研究。



滿足、解放孩童嗜甜的慾望。最喜歡長輩說：「吃甜甜給你緊大漢（趕快長大）。」彷彿這是一句可解除「吃零嘴會蛀牙」的咒語。

「甜」與「年」的聲韻，反應華人講究食物與事物互映的寓意。例如生仁糖，福佬話和客家話的生仁，皆有「生子」之意；還有冬瓜糖的諧音「冬過」，代表「冬天過去，春天來了」。「由擬音與字義建構出來，經由聲音而非意義的聯想，鋪陳出一套吉凶符碼，約定成俗相沿成習。藉由改名扭轉乾坤，施展人為的權利意志，企圖改變事物狀態。」這般兆寓吉兇的食俗，作家蔡珠兒在其名著《饕餮書》稱作「擬聲符碼咒術」。生仁糖隱喻的新生、冬瓜糖譬喻的新春，都是在每一個新的一年裡，蘊含期望。

糖果餅乾仍象徵歡慶春節

無聊、上癮、減壓、解饑……，零食在當代社會已經無分男女老幼，隨手可得的程度，儼然成為從清早到深宵的慣常飲食活動。一般的量販店或傳統市集的貨架從不缺五光十色的零食，各種新奇的口味不斷出籠，其數量遠超越果菜魚肉等生鮮食材組成的正餐料理。

過新年的零食歡愉，似乎完全可以被日常生活挪借或取代了。那麼新春糖餅盒的存在和享受，至今依然存在嗎？筆者在東吳大學社會系兼課，適逢年終，與一群大學新鮮人討論到上述節慶食物習俗延續的問題。當中儘管有家庭背景、成長閱歷以及男女性別

的差異，卻有幾項類似的習慣。

一、糖果、餅乾的來源：

媒體上喧囂、擁擠的年貨街採購不是唯一選項及共同回憶。超商、百貨公司、市集與時俱進，商品多元化；也讓在地居民有能力來回在不同場所，拼湊自家理想的糖餅盒。

二、擺糖餅盒的地點、時間：

逢年才從櫥櫃拿出來，並須放在家裡最大的公共空間，即是客廳，方便家中成員與訪客共享。糖果甜蜜滋味代表喜氣，擺放的時機，最早除夕前一週，以饗提早拜年的客人；最晚大年夜當天得就緒，避免「過氣」。

三、盒裡的內容與食用方式：

避開鹹味的食物，像是魚乾、肉乾等。客廳桌上的糖餅是零食，並非餐桌上的正餐菜餚，得分清楚。也不放份量大的餅乾，如牛舌餅、鳳梨酥、太陽餅等點心，傾向選擇蜜餞、堅果的小零嘴，因為目的不在飽食。糖、餅不會孤單散落在客廳裡，總是搭配著各式冷熱飲料、各類水果。另外，日本、韓國、法國進口商品也受歡迎，如巧克力的糖、餅。不介意舶來與在地的「混融」。

甜食、糖果，從前清楚分隔平日與節慶氣氛的界線縱然模糊了，但不盡然消失。生長於零嘴充斥、充裕世代年輕人的眼中，糖餅盒內食物與味道的涵義還活躍著。過年時，看到捉滿甜食的小孩或大人，與其暗自笑他們嘴饞，不如與他們聊聊糖餅盒的傳統。除了學習（長輩都這樣教）與模仿（大家都那樣作）的理由外，還可以如何解釋呢？